

H 文化观察

作为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刘慈欣之后，不久前，又一位中国作家郝景芳获得“雨果奖”。中国科幻作家接连取得不俗成就，然而与科幻热或形成有趣对照的是：

科幻小说，依然被视为“小众文学”，缺乏广泛的读者群；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作家，并未得到主流学界尤其是文学界的认可，不少文学界人士认为其“文学性”不足，仍把它归入类型文学或通俗文学中去。

主流学界的“傲慢与偏见”

在去年刘慈欣获奖之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文学评论家刘复生早已将目光聚焦在《三体》上，着手准备一场有关“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学术研讨会。

刘复生的想法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的支持。在戴锦华看来，本次研讨会是第一个大型的专题研讨会，也是在大学人文学科领域中第一个大型的、严肃的，从学术思想文化、科幻人类的多个角度举行的科幻文学研讨会。

有趣的是，当他们在微信朋友圈里为会议“做广告”的时候，朋友圈的反应值得玩味。“一下子有好几百个赞。”刘复生解释道，这个热烈，主要来自年轻的学生和校园之外的科幻爱好者，“主流学界”中的朋友，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私下表示不解。

“为什么要关注这样一个题材呢？”仅仅从人物形象来说，《三体》就经不起推敲。”可在刘复生看来，他决不是要开一个科幻文学的圈子化的会议，而是要开一个真正的“当代文学”会议。毕竟，“《三体》之所以那么引人注目，尤其是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它所表达的社会历史内容，尽管很多人并没有清晰地意



识到这一点。”

科幻文学创作得有相关科学知识

“目前海南还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科幻作品，缺乏专心致力于科幻创作的优秀作家。”不仅刘复生，包括海口市作协主席张品成、海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梅国云均表示，海南本土作家鲜有科幻文学创作者。

“不仅仅是海南，即便以全国范围来看，科幻小说家的数量也不多。”梅国云补充道。那全国有多少科幻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科幻与创意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岩教授，不久前

来海南开会时，曾回答说，“数量非常少”。

日前，《科幻世界》副主编姚海军也曾在“科幻·中国与世界”国际科幻高峰论坛上发布《中国科幻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报告中，列出这样一组数据：

最近5年，我国科幻图书出版量一直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但在最重要的长篇新书出版方面却有所徘徊，2015年只有28种，而美国2015年新科幻长篇有396种。再对比中、美、日三国科幻作家数量，美国是1797人，日本是480人，中国只有21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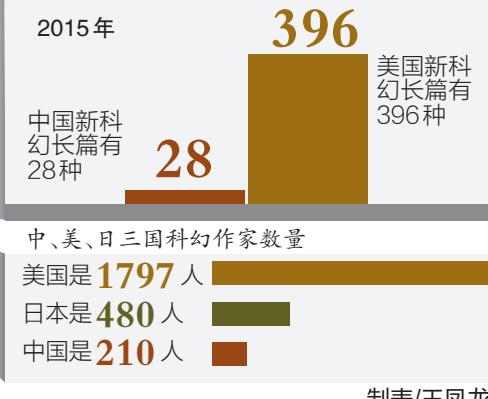
对此，刘复生认为，文学界及文化界对科幻创作发展现状，以及它的文

科幻文学之

「冰与火」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最近5年，我国科幻图书出版量一直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但在最重要的长篇新书出版方面却有所徘徊



却也坦言自己并不具备写科幻文学作品的知识基础。

其实，不仅科幻小说的创作者属于小众群体，就连科幻小说的阅读群体也颇为小众。据海南知和行书局负责人邝育新介绍，虽然书市上不乏各类型科幻小说，但是《三体》仍是知和行书局最畅销的科幻类图书。

“愿意买《三体》的人，一是因为它的知名度；二是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因为《三体》建构的世界很难读懂。”邝育新解释道。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科幻作品读者，要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热爱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要么是童心未泯、好奇心比较强的青年人。

“好的科幻小说，包括科幻电影，不仅有其相应的科学知识为依托，还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海南大学教授文聘元感慨道。作为资深科幻迷，在他看来，即便有两位中国作家获了“雨果奖”，中国科幻文学整体创作水准离世界第一流的科幻文学作品，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海南具备科幻文学创作的先天优势

刘荆鸿是海南知名度比较高的科普作家，作为海口经济学院教授，他不仅写过《海上丝绸之路神话》、《西游记神话》等“科幻神话小说”，还在“超星学术视频”上主讲《海南旅游文化和旅游神话审美》。

其中，《海上丝绸之路神话》被誉为“中国首部反映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科幻神话长篇小说”。刘荆鸿从小便喜欢读科幻小说，尤其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他的《海底两万里》，我读了多遍。”

在他看来，科幻是人民群众借助科学技术的设想，反映战胜大自然的向往与希望。“如果将科幻与神话结合起来，可以让现实与历史结合，让现代与古代结合，我就产生了创作科幻神话长篇小说的初衷。”

其实，“我们海南有创作科幻小说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既处于南中国海，又有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同时具备‘海洋’与‘航天’优势。”海口市作协副主席海声说。

据介绍，他已潜心创作完成了一部科幻小说《魔力蛇岛》，故事内容刚好涉及到文昌，“我以前是海员，现在又生活在海南，故事也就应运而生。”

《魔力蛇岛》是一部近20万字长篇小说，历时三年而成。“小说不仅有浓厚的科幻色彩，而且很有历史感，因为我不仅追求故事可读，也追求一定的思想深度。”

对此，刘复生认为，科幻佳作和创作人才的出现，和文学创作的主流关联不大，也不可以常理推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地处偏远并不是影响创作的因素，刘慈欣就偏居山西娘子关的一个电厂，关键是有志于此，又具备了这样的个人能力。”

“最重要的是科学素养和人文眼界，对科幻文学的创作史下功夫学习，潜心思考，磨砺写作技艺，禁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说不定就会出好东西，有所突破。”刘复生建议。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16年9月25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周华岗
主编:杨谨 美编:于凤龙

雨果奖的幕后功臣刘宇昆：这个高富帅翻译有点牛

今年8月，80后女作家郝景芳获“雨果奖”引发了大量讨论。同时，也让我们注意到了获奖作品的译者，刘宇昆。如果你还记得去年刘慈欣的《三体》获雨果奖的颁奖现场，也是这位帅哥上台替刘慈欣领的奖。没错，他也是《三体》的译者。

雨果奖是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它与星云奖同为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两项世界性科幻大奖。中国作家两次获此殊荣，刘宇昆居功至伟，他甚至被誉为“单枪匹马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世界级水平”的人。

刘宇昆，是美籍华裔，除了刘慈欣的《三体》，他还翻译过陈楸帆、夏笳和马伯庸等作家的作品。刘慈欣曾这样评价刘宇昆对《三体》的翻译：“翻译作品总是在跨越两个不同的文化和时空，就本书而言，这座桥梁就是刘宇昆。他的译文非常好，几近完美。”

亚马逊上的外国读者在读了英文版《三体》后，也大赞译者，说这本书读着完全不像一本译者。当人们为他的翻译深深折服的时候，我们

又发现，他竟然自己就是一个科幻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手中纸，心中爱》曾横扫全球众多科幻奖项，其中就包括雨果奖(2012年)和星云奖(2011年)的最佳短篇故事奖。

他不仅写小说，他写的小说还被影视公司改编成电影。

关于翻译，刘宇昆有个很有趣的比喻：翻译别人的作品就像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责任重大。

(据《中国日报》)

他的优秀作品还有很多

《终结历史之人》：提名星云奖(2011年)、雨果奖(2012年)

《物哀》：获雨果奖最佳短篇故事奖(2013年)；入围轨迹奖最佳短篇小说奖

《正常》：提名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2015年)

《狩猎愉快》：获日本星云奖最佳海外短篇奖(2016年)



刘宇昆(左)与郝景芳。

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简史

为中国科幻敲响第一声锣鼓的是思想家、著名学者梁启超。本世纪初叶，他用文言文翻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从那时算起中国科幻可以说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史。

1903年，在日本弘文书院留学的青年鲁迅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大炮俱乐部》和《地底旅行》由日文，用文言文的体例翻译成中文。鲁迅将这两部小说改编成章回本，并配了诗词，使其完全中国化。鲁迅翻译了很多威尔斯和凡尔纳的经典小说，并在他的杂文中提倡发展科幻小说。

中国最早的原创科幻小说是1904年发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作者笔名“荒江钓叟”。中国最早的纯文学刊物《小说林》的创办人徐念慈不仅翻译国外科幻小说，本人还创作有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著名作家老舍也创作过一本名为《猫城记》的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幻文学仍然以欣欣向荣的姿态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体裁更接近科普小说。

“文革”期间，科幻文学停滞。

“文革”后，叶永烈的儿童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的复兴。郑文光在大陆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致力于科幻创作。1980年成为世界科幻小说协会(WSF)成员。代表作有《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曾被改编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具科幻色彩的电影。中国其他重要的科幻作家还有：刘兴诗、王晓达。倪匡，生于大陆的香港作家，上世纪70年代起创作大量科幻小说。

1983~1984年间，中国科幻文学被贴上“精神污染”标签，受严厉惩处，这次“抵制精神污染”的“运动”几乎使整个中国科幻文学事业夭折。

刊物方面，1978年在大陆创办的《科学文艺》杂志成为科幻文学最主要的期刊。该杂志后改名为《科幻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长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在《科幻世界》杂志的推动下，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如星河、刘慈欣、王晋康、唐风、姚海军、钱丽芳、罗隆翔、何夕等人。

(杨道 整理)

H 文化资讯

《奔流的澄迈》正式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杜颖 特约记者陈超)由澄迈县委、县政府总策划，澄迈县委宣传部编著的《奔流的澄迈——澄迈生态现代化八年探索之路》近日由海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澄迈近年来在生态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从2008年至2016年，澄迈经济社会于8年间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GDP增速获全省6连冠，成果的取得，与澄迈在发展延伸生态现代化理论体系紧密相关。而该书也正是对澄迈生态现代化历程重要理论观点以及散落在新闻媒体报道中的精彩观点进行系统梳理汇总以及提炼，全方位、多角度精选了县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理论文章，集中反映澄迈在生态现代化领域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全书分“澄之思”、“澄之声”、“澄之路”三大主要篇章，共计12万字，对澄迈在生态现代化道路上探索的不平凡的八年的历程，进行了全景式回眸。

琼山作协出版《琼台春》《琼台韵》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 (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陈卓斌)日前，由海口市作家协会琼山分会主编的《琼台春》、《琼台韵》结集出版。本次出版的书籍以小说、散文、诗歌及剧本创作等多种文学艺术形式，多角度地呈现了海口市琼山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貌，为海口“双创”和“琼台复兴计划”注入了新的文化力量。

其中，《琼台韵》是多位琼山作协作家以当地的山河风貌、人文景观、文物古迹为素材，注入丰富情感和满腔热爱欢响的文学创作“集结号”；《琼台春》则收编了该作协理事潘正桐的5部现代琼剧作品，它们曾以贴近生活、接地气的特点在之前的演出中获得诸多观众的喜爱。

另外，由海口市作家协会琼山分会理事梁统兴主编的《琼史百问》也将问世，该书凝聚了他多年来对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海南历史的独到见解。

动物小说大王突遭读者质疑

作品文字粗鄙常识性错误多

沈石溪是孩子们熟悉的动物小说大王，他的作品畅销二十多年，占据动物小说80%的市场份额。但近日一篇题为《你的孩子是充话费送的吗？竟然给他看沈石溪的小说》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被广泛传播，更多人还参与进来，发声讨论。

在这场争论中，64岁的沈石溪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沈石溪神话”似乎也面临着某种动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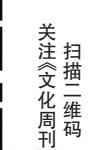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逗比妈妈”，家住合肥，曾是一位会计，眼下是位全职妈妈。这个暑假，逗比妈妈发现8岁的女儿在好词好句摘抄本上抄下了“混乱”“悲愤”“吼叫”“忌日”等词汇，还有“望着迎面而来的大象，它的一颗狗心却忍不住哆嗦起来”的句子。

女儿说，这是她从沈石溪的动物小说《警犬拉拉》《斑羚飞渡》里摘抄来的。妈妈联想起她在书店看到沈石溪小说摆放的壮观场面，并读了沈石溪作品的一些段落后，开始质疑作者的高产未必有高质，“其实沈石溪的小说不是动物小说，只是借动物之名，写人类社会的丑恶、权力、谋略甚至情色”，并且“文字粗鄙、俗不可耐，甚至恶心龌龊”，还有“数不清的与动物有关的常识性错误”。

面对这场争论，作家沈石溪明确表态，“最近很忙，这件事情就这样了，不想说什么了。”而儿童文学评论家、儿童文学作家没有谁公开发过声，多位知名评论家、作家告诉记者，他们不愿意介入这场争论。

不过，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站了出来。他首先对逗比妈妈言辞中充满对沈石溪的不尊重表示愤慨，看过各种挑错后，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大家对动物小说的理解存在很大误区。”“这类动物文学是虚构的，充满想象力，小说没有义务介绍科学知识。”沈石溪的小说正是这一类，是用动物世界来反映人性。

“作者(逗比妈妈)说得直冲冲的，评论过点儿，但说沈石溪动物小说格调不高，不适合给孩子读，这种感觉还是对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温州大学教授吴其南就在评论中指出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故事猎奇惊险，缺乏感性的深度，是类人小说。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文化周刊》